

明代宫廷画家官职考辨*

赵晶

内容提要 明代宫廷画家的官职在明代前后期有所变化，大致以嘉靖时期为界，此前主要寄禄于武职中的锦衣卫官职，文职中的工部文思院副使、大使和营缮所丞，此后主要为鸿胪寺序班和武英殿中书舍人。以往认为的文渊阁待诏、翰林待诏、阁门使、武英殿待诏等职并非宫廷画家的正式或寄禄官职。明代宫廷画家寄禄于锦衣卫武职既是对前代制度的一种继承，同时也与锦衣卫本身的职能有关。

关键词 明代画院 宫廷画家 官职 锦衣卫 中书舍人

对于明代宫廷画家的官职情况，清人胡敬在其《国朝院画录序》中即已例举介绍，但其所举如“文渊阁待诏”、“直仁智殿”、“试画品中书”、“供奉翰林文字”、“供奉内府”等职，或以画家入值场所为官职，或非规范之官职名称，或并非宫廷画家之官职。前辈学者的研究中，如俞剑华、陈师曾、潘天寿等各家所著《中国绘画史》及日本学者大村西崖著《东洋美术小史》等诸多20世纪早期的美术史著作亦对明代宫廷画家的官职情况多有述及，但大多简略而未经深入。此后，徐邦达先生《明代供奉画家的官职考》、穆益勤《明代院体浙派史料》、单国强《明代画院特殊的机构体制》及《明代“院体”》等著作或论文均为探究明代宫廷画家的官职情况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外，余辉、聂卉、林莉娜及笔者等也曾对明代宫廷画家官制进行过研究，使学术界对明代宫廷画家官职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①。但明代宫廷画家的官职分属不同部门，既有文职，又有武职，且在明代前后期有所变化，并不一致，而相关史籍在记载明代宫廷画家官职以及画家本人在作品上落款时又多同时并载其入值之场所，导致后人往往将画家入值的场所与官职相混淆，进而造成明代宫廷画家官职混乱无规律的印象。且由于以往的研究对部分画家身份认识不足，将一些善画士人误认为是宫廷画家，或者对袭用了古称的官职情况以及对个别宫廷画家特殊身份的不了解，导致一些并非授予宫廷画家的官职被误认为是宫廷画家的官职。对于这些有关明代宫廷画家官职情况的错误认识，均有待于进一步加以厘清。

* 本文为“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批准文号：2014M561747)。

① 述及明代宫廷画家官职情况论文尚有俞剑华：《明代宫廷画家的特务官衔》、林莉娜：《明代宫廷绘画机构制度考》、赵晶：《明代画院体制考索》、聂卉：《明代宫廷画家职官状况述略》等。

一 明代宫廷画家官职概况

与前代相比，明代宫廷画家的官职体制既有继承前代的地方，又有自身的鲜明特色。首先，宫廷画家虽然亦为技术官，但与太医院、钦天监等有专门官职的机构不同，宫廷画家多袭用其他部门的官职，而此官职与其实际从事的工作大多没有直接的联系，多为寄禄性质，这与唐宋时期相同。

第二，画家从事的虽然是艺术创作活动，但是对画家所授的官职却文武均有，这也与唐宋时期的宫廷画家相同。相比前代，明代对宫廷画家的授官相对固定，在嘉靖以前，官居六品以上的宫廷画家主要寄禄于武职中的锦衣卫。除锦衣卫外，在金吾、府军等卫中也见有部分宫廷画家寄禄其中。六品以下、官职较低的宫廷画家多寄禄于工部的文思院副使、大使以及营缮所丞等文官官职中。此外，偶一见之的有鸿胪寺序班、顺天府通判、武英殿待诏、阁门大使等，均为个别画家因身份不同或身份改变产生的特例，并非一般宫廷画家的官职。

嘉靖以后，宫廷画家的授官情况发生变化，基本不再授以锦衣卫等武职，而主要寄禄于武英殿中书舍人一职，官职较低的则为鸿胪寺序班。相比前代而言，明代宫廷画家所授官职更加明确和集中，因此可知哪些官职是通常可以授予宫廷画家的官职，哪些不能视为宫廷画家的官职或为特例。明代宫廷画家的常见及特例官职见下表[表一]、[表二]。

[表一] 明代宫廷画家常见官职表

武官	品级	备注	文官	品级	备注
锦衣卫都指挥使	正二品		中书舍人	从七品	嘉靖以后始授给宫廷画家
锦衣卫都指挥同知	从二品		鸿胪寺主簿	从八品	嘉靖以后始授给宫廷画家
锦衣卫都指挥僉事	正三品		鸿胪寺序班	从九品	嘉靖以前为特例，嘉靖以后授给宫廷画家
锦衣卫指挥使	正三品		工部营缮所副	正八品	
锦衣卫指挥同知	从三品		工部营缮所丞	正九品	
锦衣卫指挥僉事	正四品		工部文思院大使	正九品	
锦衣卫镇抚	从五品		工部文思院副使	从九品	
锦衣卫正千户	正五品				
锦衣卫副千户	从五品				
锦衣卫百户	正六品				
锦衣卫所镇抚	从六品				

注：金吾右卫、府军前卫等卫品级同锦衣卫，不单列。

[表二] 明代个别宫廷画家的特例官职

画家	官职	品级	备注
郭纯	阁门使	正六品	馆阁职，后革
郭纯	西华待诏	不明，约从九品	馆阁职，后革
边景昭	武英殿待诏	从九品	馆阁职，后革
沈政	顺天府通判	正六品	特例

第三，在官职升迁上，嘉靖以前主要存在两种方式：一是由从九品、九品的低阶文官如文思院副使、营缮所丞等升迁至从六品以上的锦衣卫官职中；二是在武职内部由锦衣卫中无品级的小旗、总旗或锦衣卫带俸普通画士升迁到从六品以上的所镇抚、百户等职，最高为正二品的锦衣卫都指挥使。嘉靖以后，宫廷画家主要从鸿胪寺序班、主簿升迁至武英殿中书舍人，多数止步于此职¹³。

第四，明代宫廷画家所能获得的官职品级远远高于前代。在宫廷画家所授予的锦衣卫官职中，都指挥使为正二品，都指挥同知为从二品，都指挥僉事为正三品，指挥同知为从三品，不少宫廷画家都升迁到了这些二、三品的高官。如倪端、张玘都升至锦衣卫都指挥使，袁林、殷偕是锦衣卫都指挥同知，刘俊、周全是锦衣卫都指挥僉事，宫廷画家取得这样高的官位是历史上罕见的。

第五，明代宫廷画家授予官职的方式主要以“传奉”为主。“传奉”授官是指不通过吏部或者兵部的正常考核任命程序，而由宦官直接传奉皇帝圣旨来任命官员。此种授官方式本系对天文官、医官、宫廷画家等专业型技术官的授官方式，但成化后传奉任官范围极度扩大，破坏了正常的铨选程序，因此遭到朝廷大臣的反对，这也导致成化以后宫廷画家的官职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往往随着皇帝的去世或重大天象及灾异的发生而遭革职或降级。嘉靖以后，传奉授官的现象并没有停止，但由于工匠出身的宫廷画家基本退出了锦衣卫系列的高阶武职，而文士出身的宫廷画家其升迁基本止步于从七品的武英殿中书舍人，故宫廷画家官职不稳定的情况大幅减少。

二 明代宫廷画家的武官职衔

明代嘉靖以前，级别较高的宫廷画家多授以武职，其中最主要的是锦衣卫。此外，金吾诸卫和府军等卫也见有记载。明代设锦衣卫、府军卫、府军前卫、府军后卫、府军左卫、府军右卫、金吾前卫、金吾后卫等二十二卫驻守京畿地区(后又增腾骧等四卫)，地位重要，不属五军都督府，均称亲军指挥使司，级别高于地方各卫。宫廷画家授以锦衣卫等武职，均为寄禄性质，并不实际任事，称“带俸”，仍然隶属于内府御用监管理，升迁由皇帝直接任命。但“寄禄”不代表他们就跟管理锦衣卫等武职的兵部不发生任何关系，兵部作为武官升迁的管理机构，有武职的画家升迁和授官虽出于“传奉”，但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受到兵部的制约。

(一) 锦衣卫概况

至元二十四年(1364)，朱元璋称吴王，当年十二月(实已至1365年1月)设拱卫司¹²，领校尉隶

〈1〉 有关明代宫廷画家官职升迁的详细情况，参见赵晶：《明代画院研究》第三章，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

〈2〉 《明史》卷八九，页2184，中华书局，1974年。

都督府，寻改拱卫指挥使司¹。因拱卫司职能与古卫尉寺相似，遂改称都尉司，洪武二年(1369)又定为亲军都尉府，统辖中、左、右、前、后五卫军士，仪銮司隶属其中。洪武十五年(1382)罢亲军都尉府和仪銮司，在此基础上“置锦衣卫亲军指挥使司”²。锦衣卫负责皇帝出行以及朝会的仪仗护卫，包括“直驾、侍卫、巡察、缉捕”等职，统军与其他诸卫相同。

锦衣卫“所属有南北镇抚司、十四所，所隶有将军、力士、校尉”等³。锦衣卫为亲军指挥使司，级别较一般地方诸卫为高，恒以“都指挥、都督领之”⁴，锦衣卫官职包括都指挥使(正二品)、都指挥同知(从二品)、都指挥僉事(正三品)、指挥使(正三品)、指挥同知(从三品)、指挥僉事(正四品)、千户(正五品)、副千户(从五品)、卫镇抚(从五品)、百户(正六品)、所镇抚(从六品)。明代武官无七至九品，最低即所镇抚的从六品。百户、所镇抚各有试职，试职起自永乐十五年(1417)，作一级，支半俸⁵。百户下尚有总旗、小旗，均为低级军官，没有品级。另外尚有舍人，是有资格袭替父祖职务的军人子弟在正式袭替之前的身份，亦享有一定待遇。

洪武时迭兴大狱，有罪者往往下锦衣卫以拷问鞫实，至此锦衣卫开始参与刑狱，其巡查缉捕的功能逐渐得到强化。洪武二十年(1387)朱元璋下令销毁锦衣卫刑具，将锦衣卫关押的犯人全部转移到刑部，并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重申了禁止锦衣卫鞫刑。但明成祖朱棣即位后复倚重锦衣卫，“任遇渐加，视诸卫独重”⁶。明成祖恢复了锦衣卫处理诏狱的职能，并用锦衣卫侦查探听民间情况，永乐后锦衣卫设南北两镇抚司，南镇抚司“理卫中刑名如列卫而兼管军匠”⁷，北镇抚司“专理诏狱”⁸。随着锦衣卫权力的加重，“凡问刑奏请皆自达不关白，卫帅用法深刻，为祸甚烈”⁹。

锦衣卫并不由宦官管理，但在王振、刘瑾、魏忠贤等宦官专权时代，往往将自己的亲信安插到锦衣卫担任长官，受宦官控制，所以常将其与司礼监直接管辖的特务机构东厂并举，合称“厂卫”，对宦官干政起到了爪牙和帮凶的作用。但在多数时期，锦衣卫与宦官机构联系并不紧密，锦衣卫与宦官直接控制的东厂之间往往还存在着矛盾。

〈1〉 (明)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九五,《续修四库全书》763册,页590。

〈2〉 同上。

〈3〉 前揭《明史》卷八九,页2185。

〈4〉 前揭《续文献通考》卷九五,页590。

〈5〉 《明会典》卷一一八,页613,万历年间刊本,中华书局,1989年。

〈6〉 (明)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六三,页1222,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年。

〈7〉 前揭《续文献通考》卷九五,页590。

〈8〉 同上。

〈9〉 前揭《明史》卷八九,页2186。

（二）明代宫廷画家授职锦衣卫的主要原因

第一，授予宫廷画家武职是沿袭了唐宋旧制。以往学界比较关注明代授予宫廷画家以锦衣卫武职的特殊性，却没有注意到这一授职方式是唐宋以来就存在的现象，并非明代的发明。如唐代宫廷画家张幼彰、程修己均为武职。张幼彰官职为“翰林待诏、昭武校尉、前守左骁卫将军、上柱国、赐紫金鱼袋”¹⁾，其中“翰林待诏”在唐代并非正式官职，乃是供奉翰林院之意，实为一种使职差遣。“昭武校尉”为正六品武散官，唐代以散官决定官员的品级和俸禄。“左骁卫将军”为从三品的职事官。唐代设左、右骁卫，属于南衙诸卫中的两支，为皇帝的护卫部队，设大将军各一人，正三品，将军各二人，从三品。随着府兵制的破坏，唐中叶以后南衙诸卫中的大将军、将军都成空衔。“上柱国”为正二品勋官。“紫金鱼袋”意为服紫色官服，佩金鱼袋，这为唐代三品以上官员章服待遇。因为决定张幼彰品级和俸禄的散官仅有正六品，所以其原本没有资格服紫、佩金鱼袋，但特别允许其服紫、佩金鱼袋，以示优宠，故前加赐字²⁾。张幼彰为唐代供奉翰林院的宫廷画家，其官职即为武官。

此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唐代左、右骁卫和明代锦衣卫的性质相近，其职能据《唐六典》记载³⁾：

左、右骁卫大将军、将军之职掌如左右卫。其异者，大朝会建黄麾、凤旗、飞黄旗、吉利旗、兕旗、太平旗。亲府之翊卫、外府之豹骑番上者，则分配之。在正殿之前，则以胡禄队坐于东、西廊下。若御坐正殿，则以队仗次立于左、右卫下。在正门之外，则以挟门队列于东、西厢。凡分兵以守诸门，则知左厢诸门之内事，右厢诸门之外事。若在皇城四面、官城之内、外，则与左、右卫分知助辅之职。

其职与左、右卫相同者为⁴⁾：

左、右卫大将军、将军之职，掌统领宫廷警卫之法令，以督其属之队仗，而总诸曹之职务；凡亲、勋、翊五中郎将府及折冲府所隶者，皆总制焉。凡大朝会，率其属以黄质鍪、甲、铠、黄弓箭、黄刀、黄楯、黄鞬、黄麾、麒麟旗、角端旗、赤熊旗之类，为左右厢之仪仗。每月，亲、勋、翊五府之三卫及折冲府之骁骑应番上者。各受其名簿，以配所职。凡宿卫内廊阁门外，分为五仗（一曰供奉，二曰亲仗，三曰勋仗，四曰翊仗，五曰散手仗），皆坐于东西廊下……若大驾行幸则如鹵簿之法以从。

1) (唐)杜牧：《樊川文集》卷一九《张幼彰程修己除诸卫将军翰林待诏等制》，页285，中华书局，1978年。

2) 参见韩刚：《北宋翰林图画院制度渊源考论》页53，河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

3) (唐)李林甫等：《唐六典》卷二四，页619，中华书局，1992年。

4) 同上，页616-617。

唐代左右骁卫的职能和明代锦衣卫所具有的“分番护驾直宿巡察”、“大朝，驾出入督设卤簿仪仗”⁴¹职能十分相近，两者称得上是一脉相承，只是明代锦衣卫还多了侦查缉捕的职能。唐代宫廷画家还多授以左武卫将军、大将军之职，如人们熟悉的以画马闻名的唐代画家曹霸、韩幹，分别官至左武卫将军、左武卫大将军。左、右武卫职能大部分与左、右卫相同，亦以朝会议仗为主，与明代锦衣卫职能相近。

宋代宫廷画家授以武官职衔的亦比比皆是，徽宗政和以后重定武臣官阶，至高宗时又作调整，此后宋代宫廷画家多被授以低级武散阶之职。如人们熟知的宋代宫廷画家李唐为成忠郎，为正九品武臣寄禄官职，此职政和前为“左班殿直”；夏圭为训武郎，为正八品武臣寄禄官职，政和前为“内殿承制”；苏汉臣为承信郎，为从九品武臣寄禄官职，政和前为“三班借职”。从这些政和前的武散官名称来看，都系守卫宫廷的禁军官职，这与明代授画家锦衣卫之职何其相似。所以，在探讨为何明代授予宫廷画家以锦衣卫职衔时，显然应注意到明代对前代制度的借鉴和沿袭，这不过是继续沿用了唐宋时期授画家武职的传统，具有一定的历史延续性。

第二，锦衣卫具有管理军匠的职能。明代前期，画家多系匠籍出身，特别是军匠出身者为多，而锦衣卫南镇抚司兼理军匠，具有管理军匠职能，所以宫廷画家可以置于锦衣卫中领取俸禄。锦衣卫管理军匠的职能始于永乐时期，而授予宫廷画家以锦衣卫官职亦始于永乐时期，两者很可能有着直接联系，即赋予锦衣卫“兼理军匠”的职能很可能是永乐皇帝建立画院的一个步骤，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使宫廷画家能够“名正言顺”地寄禄于锦衣卫中。

第三，锦衣卫官职具有寄禄性质，可以“带俸”而不具体任事。明代的武职原来俱有员额数量，“后武职升授渐多，不拘额数，但有见任、带俸之别”⁴²，带俸指带俸差操，就是“不足任事入队”⁴³，即不具体管事。因为可以“带俸”，所以其“恩荫寄禄无常员”⁴⁴，“妃、主、公、侯、中贵子弟授官者，多寄禄锦衣中”⁴⁵。永乐至正德间，宫廷画家被授以锦衣卫官职十分普遍，正统时，宫廷画家谢环被授予锦衣卫千户一职，“三杨”之一的杨士奇就解释到：“盖授近职，使食其禄也。”⁴⁶所以，授予宫廷画家锦衣卫官职并非针对这一群体的特殊待遇，而是当时在皇帝周围服务人员及外戚所享有的一种常见待遇，这种让皇亲、宫廷画家寄禄于武职中的情况在宋代就已经非常普遍。

41 前揭《续文献通考》卷九五，页590。

42 《明会典》卷一〇六，正德年间刊本，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18册，页2。

43 前揭《续文献通考》卷九五，页589。

44 前揭《明史》卷七六，页1863。

45 同上，卷八九，页2185。

46 (明)杨士奇：《东里集续集》卷四《翰墨林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8册，页421。

第四，锦衣卫在诸卫中地位最亲近，负责朝会及皇帝出行的仪仗护卫，近在天子左右，时常出入宫禁。而宫廷画家也在紫禁城内入值，授以锦衣卫官职亦方便其出入宫禁，更体现了其直接服务内廷的性质。

第五，锦衣卫官职可以父子袭替。允许子孙袭替官职是普通文官官职所不具备的特点，亦便于宫廷画家能够一连数代服务于画院中。

第六，由于锦衣卫属武职系统，对于非科举正途出身的宫廷画家授予此类官职，也可以减少朝廷上士大夫们的排斥情绪。

另外，锦衣卫中的官职较多，品级相差很大，便于依次升迁，品级高的职位俸禄优厚。

对于明代宫廷画家授以锦衣卫职衔，俞剑华先生曾认为锦衣卫官职是“特务官衔”，而“这种官衔加在画家头上，岂不可怪”^①。但是，只要了解锦衣卫官职的寄禄性质，就不难理解宫廷画家被授予锦衣卫职衔和特务统治并没有直接关系，宫廷画家并不从事锦衣卫中的工作。另外，形成锦衣卫“特务统治”的观念主要还是在明末天启末年宦官魏忠贤专政的短短几年中，当时缇骑四出，侦听言论，导致人人自危，锦衣卫成为了“特务统治”的象征。而早此七八十年以前，宫廷画家就基本上不再授予锦衣卫官职了，明代晚期的宫廷画家主要被授以武英殿中书舍人一职，因此，明代末年的宫廷画家当不会被时人认为与“特务组织”有什么联系。而晚明以前的锦衣卫虽然也有处理诏狱之职，但作为特务机构的象征，其特征尚不明显，锦衣卫官职也还没有被贴上“特务官衔”的特殊标签。相反，在武职系统中，锦衣卫主要负责朝会及皇帝出行仪仗，近在天子左右，以备宣唤，颇为荣耀。京城诸卫中以锦衣卫地位最高。万历时沈德符指出，锦衣卫“其亲近非他武臣得比，以故右列艳之，名为‘武翰林’”^②。当时对朝廷大臣也往往荫其子于锦衣卫官职中，所以，宫廷画家不仅不会因为锦衣卫“名声不佳”而拒绝接受官职，相反，寄禄于其他诸卫中的宫廷画家倒是千方百计地想转到有“武翰林”之称的锦衣卫中带俸。

（三）宫廷画家授予锦衣卫职衔的起讫时间

明代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授予宫廷画家锦衣卫职衔，对此，傅抱石《中国绘画变迁史纲》（1931）、《中国美术年表》（1937），潘天寿《中国绘画史》（1926初版、1934修订再版）等著作都笼统地认为始于洪武时期，但并未指出其所依据的史料。这可能是沿袭了日本学者大村西崖的旧说，大村西崖《中国美术史》谓：“明代建国之初，一如宋制，设翰林图画院。初于武英殿置待诏，后于仁智殿置画工，授以锦衣指挥、锦衣镇抚、锦衣千户、百户等衔奖励之。”^③但从相关史料来看，尚未见到

① 俞剑华：《明代画院画家的特务官衔》，载1961年7月16日香港《大公报》。

②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页69，中华书局，1959年。

③ [日]大村西崖（陈彬龢译）：《中国美术史》页188，商务印书馆，1928年。

洪武时期有画家被授予锦衣卫官职的记载，而主要活动于永乐、洪熙、宣德时的宫廷画家如谢环、商喜、郭纯、韩秀实、徐英等已明确有锦衣卫职衔，所以明代开始授以宫廷画家以锦衣卫官职，应当是从永乐时期开始的。

万历《明会典》载锦衣卫镇抚司之建制云¹：

洪武十五年设镇抚司，二十年革，烧毁本卫刑具，狱囚尽送刑部审理。二十六年又申鞠刑之禁。永乐间复设，掌问理本卫刑名，兼理军匠，是为南镇抚司。其北镇抚司本添设，专理诏狱，成化十四年始增铸印信。设镇抚二员，分理刑、管军匠，各为一司。

永乐时，锦衣卫南镇抚司开始“兼理军匠”，大约在此时宫廷画家开始寄禄于锦衣卫中。《明宣宗实录》洪熙元年(1425)闰七月癸丑载：“升行在锦衣卫千户徐英为本卫指挥僉事，仍隶御用司。”²同年九月壬戌又载：“升行在锦衣卫正千户韩秀实为本卫指挥僉事，仍隶御用司。”³徐英、韩秀实均为永乐、宣德时期的宫廷画家，徐英“以善绘事为指挥僉事致仕”⁴，正统时复召入画院，进秩锦衣卫指挥同知，韩秀实则以善画马闻名⁵。徐英和韩秀实分别在洪熙元年闰七月和九月升为锦衣卫指挥僉事，并仍隶御用司。洪熙为仁宗朱高炽年号，仅一年，此前一年即成祖永乐二十二年。指挥僉事下尚有千户、副千户、百户、镇抚等职，所以二人任职锦衣卫千户必定是在此前的永乐时期。

此外，袁忠彻《纪瀛国公事实》记载了永乐十年(1412)他和宫廷画家徐英陪同明成祖朱棣观画之事⁶：

永乐十年五月十八日，我太宗文皇帝御武英门，命内官李谦、王吉于古今通集库取宋列帝遗像，命臣忠彻及画士百户徐英观之。上笑谓忠彻曰：“宋太祖以下虽是胡羊鼻，其气象清癯若太医然。”十九日，上复御武英门，命臣忠彻同内官王吉看元列帝像，俱魁伟雄迈。上曰：“都吃绵羊肉者。”及观顺帝像，顾谓臣忠彻曰：“唯此何为类太医也。”

袁忠彻为明初著名相士袁珙之子，亦善相术，深受朱棣器重，官至尚宝司少卿。永乐十年五月十八日、十九日，袁忠彻两次陪同朱棣赏鉴宋元诸帝像，十八日这次宫廷画家徐英也陪同观看，此时徐

1 前揭《明会典》卷二二八，页1120，万历年间刊本。

2 《明宣宗实录》卷六，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3年。

3 同上，卷九。

4 《明英宗实录》卷一一。

5 (明)徐沁：《明画录》卷五，页71，《画史丛书》本，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

6 (明)袁忠彻：《符台外集》卷下，《四明丛书》第七集，页596，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8年。案，“胡羊鼻”原文作“胡王鼻”，据《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明嘉靖二年至四年程威刻本《宋遗民录》卷一五《纪瀛国公事实》校改。

英官职只是“百户”，而洪熙元年七月徐英已由锦衣卫千户升至指挥僉事，所以可以确认这个“百户”就是锦衣卫百户，则明代开始授予宫廷画家锦衣卫职衔至少不晚于永乐十年(1412)。

由于锦衣卫的官职在从六品以上，远在文思院、营缮所官职之上，所以也可以从一个宫廷画家是否得授锦衣卫官职来分辨其在画院中的地位以及是否受皇帝恩宠。永乐至正德间，宫廷画家寄禄于锦衣卫十分普遍，成化以后，由于传奉封官的范围大大扩大，导致朝廷大臣对一切形式的传奉封官都加以反对。虽然宫廷画家授予锦衣卫官职早在永乐时期就已存在，但仍不免遭到士大夫阶层的反对，弘治时兵部尚书马文升就指出¹⁾：

祖宗设武阶以待军功，非有临战斩获，不得轻授。今传奉指挥张玘辈，特画工耳。岁有俸，月有廩，亦既可偿其劳，或优宠之，赏以金帛，荣以冠带足矣。乃竟概铨武秩，悉注锦衣，准其袭替，则介胄之士冲冒矢石，著绩边陲者，陛下更何以待之？幸门一开，恐不足为天下劝！

明代后期，很少再见有画家被授予锦衣卫官职，这个转变应该是从嘉靖时期开始确立的。正德十六年(1521)四月，嘉靖帝即位诏书规定²⁾：

自正德元年以来诸色人等传升、乞升大小官职尽行裁革。吏、礼、兵、工四部各将查革过传升、乞升文武、僧道、匠艺官员名数类奏查考，其皇亲及公主所生子孙，原无出身正途朝廷推恩升授者不在此例。

嘉靖元年(1522)六月《明世宗实录》载³⁾：

初，上登极诏书查革冒滥军职，寻遣科道部属、锦衣卫官公同查审应存应革，已奉旨遵守矣。至是锦衣卫千户刘瓚等各纠众奏辩。兵部覆奏，瓚等皆正德间违例奏带之人，或一人而数处报功，或一时而数处并功。甚者足迹未出京城军功已报边陲，一岁转迁不啻数级，一家通显何止数人，既经清查削革，仍欲夤缘觊复，宜治以罪。上是部议，命弘治十八年以前升授职级如故，正德元年以后升授尽行查革，再有奏扰者罪之。

正德十六年四月嘉靖帝的即位诏书规定了除皇亲以外的正德元年(1506)以来传升、乞升的官

1) (清)龙文彬：《明会要》卷四九，页933，中华书局，1956年。

2) 《明世宗实录》卷一。

3) 《明世宗实录》卷一五。

员全部革除，并在嘉靖元年六月重申了这一规定。这就导致正德以后大量以传奉形式得官的宫廷画家都因此受到牵连而被革职。但在嘉靖前期，工匠等授予锦衣卫官职的仍偶见记载，嘉靖五年(1510)二月，因御马监太监张忠之请，给予营造宫殿的冠带工匠四十四人以锦衣卫所镇抚之职⁴¹。另外，正德以前即入宫的宫廷画家仍然有部分继续得到升迁，弘治时入宫的王谔，嘉靖二十年(1541)已经官至锦衣指挥⁴²。

除上述外，《闽画记》记载嘉靖时张一奇亦被召入画院，授锦衣卫千户之职⁴³：

张一奇，字彦卿，号散仙，善翎毛山水，名闻于时，嘉靖间招至京师，召画便殿，称旨，授锦衣千户。

张一奇的具体情况所知不多，很可能是嘉靖前期或者更早的宫廷画家。

嘉靖中叶以后，宫廷画家被授以锦衣卫职的情况迅速减少，不算张一奇，比较明确的授以锦衣卫官职的宫廷画家所见仅有一例，即万历时期的孟思贤。同治《徐州府志》卷二十二下之下载⁴⁴：

孟思贤，字齐之，沛人，工绘事，尤精泥金人物，万历间中使张洪尝以进呈，召见文华殿，命写御容称旨，授锦衣卫千户。

因为是孤例，故对孟思贤的活动年代不免有所怀疑。张洪为嘉靖时司礼监的太监，其名见于嘉靖二十九年(1550)所立的《新建大悲殿碑记》碑阴的“司礼监太监等官”中⁴⁵，从排名看他在司礼监中已居高位，其年龄当已不小，能否活到35年后的万历十三年(1585)来推荐孟思贤，颇可怀疑，所以孟思贤或为嘉靖时宫廷画家，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万历时另有一同名的得宠的宦官。

大体上，嘉靖中叶以后宫廷画家授以锦衣卫武职的现象逐渐消失，宫廷画家的官职逐渐集中到武英殿中书舍人一职上来。天启时，兵部尚书董汉儒和吏科给事中许誉卿论及当时锦衣卫中的传奉升职及袭替情况，也仅提及皇亲和宦官家人，未提及有宫廷画家等匠官，这说明此时锦衣卫中基本上已

41> (明)雷礼、范守己、谭希思：《皇明大政纪》卷二二，嘉靖五年二月：“御马监太监张忠为营造宫殿工匠工役乞恩授秩。其中以百户乞锦衣千户者二，旗卒乞百户者二，冠带人匠乞锦衣镇抚者四十有四，书篆官乞京班者七，匠役乞冠带者十有四，计六十有八，俱从之。给事郑自璧上言力谏，乞收成命。不报。”《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明万历刻本，第354册，页462。

42> 见(明)王谔：《送策彦周良还国图》，京都妙智院藏。

43> 《古今图书集成》卷七八七引《闽画记》。另《中国历史大辞典》“刘节”条谓其“善绘山水、花鸟。嘉靖时召至北京，画于便殿，受世宗赞许，授锦衣千户。”见《中国历史大辞典》页1134，按此处实将张一奇事迹误附于刘节下。

44> 《徐州志》卷八，中国数字方志库收清顺治刻本。

45> 《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55册，页148，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

经没有宫廷画家寄禄其中了。除了对锦衣卫官职控制趋严这一原因外，这也和嘉靖以后宫廷画家的身份变化密切相关，宫廷画家越来越多的是由普通儒士、文人出身的武英、仁智殿书办升迁而来。

（四）金吾、府军诸卫

金吾、府军诸卫包括金吾前卫、金吾后卫、金吾左卫、金吾右卫、府军卫、府军左卫、府军右卫、府军前卫、府军后卫，他们与锦衣卫相同，都属于亲军上二十二卫，也均称亲军指挥使司，负责京城的宿卫。

金吾、府军诸卫也有宫廷画家寄禄其中，画家倪端一度寄禄于金吾右卫，弘治元年(1488)十二月他曾请求由金吾右卫带俸重新“改注锦衣卫带俸”⁴¹。殷善寄禄于府军(前)卫，见于《英宗实录》景泰三年六月的记载⁴²：

升锦衣卫千户谢廷循、府军卫千户殷善俱为指挥僉事，仍旧带俸，以其善绘事也。

殷善的两个儿子殷偕、殷顺亦曾寄禄于府军前卫中，见于《明宪宗实录》成化十六年十月丙寅条记载⁴³：

太监李荣传奉圣旨，锦衣卫指挥同知倪端、张玘，指挥僉事宛亮，正千户周全，副千户袁林、刘俊、李墩，百户赵福，府军前卫指挥同知殷偕、百户殷顺、金吾右卫百户董永昌俱递升一级。

殷偕后转至锦衣卫带俸⁴⁴。与锦衣卫授职相似，嘉靖以后不再见有授予金吾、府军诸卫武职的记载。此外，明代武功中、左、右三卫主要由军匠组成，隶属于工部，部分宫廷画家系武功卫军匠出身，但尚未见有寄禄武功卫官职的记载。

官职寄禄于府军、金吾等卫的宫廷画家与其本人的家庭出身有关，即这些宫廷画家本系上述诸卫的军人家庭出身，故在授予官职时亦给其本卫的官职寄禄。在皇帝允许的情况下，这部分画家可以改到锦衣卫寄禄，由于锦衣卫地位高于诸卫，改到锦衣卫寄禄通常也被视为一种荣誉。这种荣誉往往也会遭到剥夺，很明显的有两个例子：一是出身于府军(前)卫家庭的殷偕，成化时期一度改到锦衣卫寄禄，但在孝宗初年的裁革传奉官行动中又被降职并改回府军前卫寄禄；同一时期，出身于

41 《明孝宗实录》卷二一。

42 前揭《明英宗实录》卷二一七。

43 《明宪宗实录》卷二〇八。

44 前揭《明孝宗实录》卷一五五。

金吾右卫的倪端也从锦衣卫寄禄被降职改回金吾右卫寄禄，一年多以后他又以系孝宗东宫时旧臣的理由请求改回锦衣卫寄禄，此举虽遭到兵部的反对，但获得孝宗的批准。

三 明代宫廷画家的文官职衔

明代宫廷画家的文官官职在嘉靖以前主要有文思院大使、文思院副使、营缮所所丞，嘉靖以后主要是中书舍人、鸿胪寺主簿、鸿胪寺序班。除此之外，极个别宫廷画家尚有顺天府通判、阁门使、武英殿待诏等职，比较特殊，非一般宫廷画家官职，可视作例外。

1、中书舍人。嘉靖中期以后，除极个别特例外，宫廷画家不再授以锦衣卫职，中书舍人逐渐成为宫廷画家最常见的寄禄官职。明初一度设中书省，洪武七年(1374)初设直省舍人10人，从八品。洪武九年(1376)又改直省舍人为中书舍人，正七品，隶承敕监，承敕监革后再改从七品¹。洪武十三年(1380)胡惟庸案后中书省被革，但是中书舍人一职却保留下来，建文中一度改为“侍书”，隶属翰林院，永乐后又恢复，设立独立的中书科于午门外。中书科中书舍人“职专书写诰敕册符铁券等事，共额设二十员，无正副，例推年深者一人掌印”²。

中书舍人虽然不像锦衣卫那样由低到高级级众多，但是其系统却也颇为复杂，除中书科中书舍人外，还有“恩荫带俸及文华、武英东西二房，内阁诰敕、制敕二房分直者，无常员”³。明末清初梁清远所著《雕丘杂录》概述了明代中书舍人的情况⁴：

先朝中书有四：一为中书科中书舍人，在中书科掌书写诰敕，三甲进士选授，大臣子孙荫授，而举人有军功者亦间授焉，进士、举人皆得与清华之选。一为内阁中书，则在内阁制敕、诰敕两房办事。其监生、译字生考授者，职书写诰敕及誊、拟旨，加衔可至大卿，而外升者少。举人考授者则代阁臣撰拟，三年满升各部主事。一为文华殿中书，则专职书写匾额、对联之类，纳粟者多而考授者少。一为武英殿中书，则专职图绘，内臣得而统属之，纳粟者愈多而考授者愈少矣。此二者名为两殿中书，俱可加衔至卿寺。

四类中书舍人中，中书科中书舍人为正途出身，特别是景泰以前，中书舍人及翰林院官职可互相迁转，均系“清华之选”。内阁制敕、诰敕两房中书舍人产生于宣德时，他们和文华、武英两殿中书舍人

〈1〉 参见前揭《明史》卷七四，页1808；前揭《续文献通考》卷八六，页448。

〈2〉 前揭《明会典》卷二一二，页1059，万历年间刊本。

〈3〉 同上。

〈4〉 (清)梁清远：《雕丘杂录》卷五，《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清康熙刻本，第1135册，页313-314。

被统称为“两殿两房中书”，地位相对较低。两殿两房中书舍人中，两房中书舍人从职能上讲相当于内阁辅臣的助手或秘书，“专随辅臣出入，一切条旨答揭，俱得预闻”¹，由于接近内阁辅臣，可得预闻机密，升迁机会也较多，其地位虽不及中书科中书舍人，但远高于两殿中书，所以“间有甲科名士亦居之”²。

文华殿中书舍人主要授予以书艺进者，由司礼监管理。正德《明会典》载：“文华殿门东房别设中书舍人分直，职专奉旨书写书籍等项，内官职，升迁不一，不拘员数。”³《万历野获编》亦记载：“文华为司礼监提调，与提督本殿大珰相见，但用师生礼。”其职类似于宋代的御书院诸人。中书舍人在文华殿入值出现很早，宣德时已选择部分善书中书舍人到文华殿东廊入值以备召唤，署衔“文华门耳房书办”⁴，但这时入值文华殿的中书舍人地位尚高，并非由司礼监宦官管理，与后来的文华殿中书舍人不同，但选择善书之人入值文华殿为书办，以备天子随时召唤的制度就此确定下来。文华殿书办由礼部从善书监生、儒士中选择，报皇帝批准，由司礼监提督，于中书舍人衙门食粮，满三年由司礼监题送吏部授职⁵。正统以后文华殿中书舍人“杂进者渐多，遂与中人相凭结，写佛经道书以希宠”⁶，升进渐滥，成化时成为受司礼监控制的“内官职”，其地位一落千丈，不再被视为“清华之选”。

成化时期曾经有部分供奉于御用监的儒士（被称作御用监书办或仁智殿书办），通过传奉升迁为鸿胪寺序班或中书舍人，主要从事文字书写工作，与嘉靖时期御用监管理的武英殿中书舍人职能类似，但当时尚未在武英殿设中书房，并未正式设立武英殿中书舍人一职，出现“专职图绘”的武英殿中书舍人是在嘉靖以后。

需要注意的是，《画史会要》中记载洪武中沈希远为朱元璋图写御容，授中书舍人职，似乎明初就有从事绘画工作的中书舍人，但沈希远是否为宫廷画家值得怀疑。明初中书舍人地位清要，一度曾隶属于承敕监，后单独成为中书科，以书写朝廷诰敕、册符为主要职能，对书法水平要求较高，洪武时尚从翰林院以及六部选择善书官员朱芾等人任中书舍人⁷。洪武以后，在画院鼎盛时期的永乐至正德年间，亦未见有宫廷画家被授以中书舍人一职，沈希远当非宫廷画家，或者明末崇祯时成书的《画史会要》的记载有误，将明末宫廷画家的常见官职用在了明初的宫廷画家身上，这是非常有可能的。因为成书比《画史会要》早六十年的隆庆时王绩的《类编古今画史》在介绍沈希远时只说他曾

〈1〉 前揭《万历野获编》卷九，页247。

〈2〉 同上，页248。

〈3〉 前揭《明会典》卷一六七，页655，正德年间刊本。

〈4〉 前揭《万历野获编》卷九，页249。

〈5〉 （明）李默、黄养蒙等：《吏部职掌·书篆授职》页50，《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明万历刻本，史部258册。

〈6〉 前揭《明宪宗实录》卷三五。

〈7〉 （明）佚名：《秘阁元龟政要》卷一〇，页582，《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国家图书馆藏明抄本，史部13册。朱芾官翰林编修，以善书被选为中书舍人，亦非宫廷画家。

写御容称旨，并无授其中书舍人官职的记载。直到嘉靖以后，随着武英殿中书舍人的出现，中书舍人才成为明代晚期宫廷画家的主要官职。

据《万历野获编》载¹⁾：

武英殿中书官，先朝本不曾设，其在今日则属御用监管辖。一应本监刊刻书篆并屏幛裱角，以及鞭扇陈设绘画之事，悉以委之，其见大珣礼颇峻。

沈德符为明代晚期万历时人，他提到武英殿中书舍人“先朝本不曾设”，是晚近才出现的官职，其说值得注意。在正德《明会典》仅记载有文华殿中书舍人奉旨书写书籍，而无武英殿中书舍人的记载，至万历《明会典》始出现武英殿中书舍人的记载²⁾：

武英殿门西房别设中书舍人分直，职专奉旨写篆册宝、图书等项。

说明武英殿中书舍人出现在正德以后，起初并非“专职图绘”，主要是书艺供奉者。作为明代晚期宫廷画家最主要的官职，其正式出现是在嘉靖初年。

此外，另据明代《吏部职掌》记载³⁾：

武英、仁智殿书办旧例由本部会同礼部考选，题准送御用监收用，每月随本监匠役支米一石，办事十年给与冠带，再五年量授序班，仍前办事，不许考满别项升用。嘉靖元年会选儒士郭谌、陈让、方天禄、马溱等题照前例。后该各役奏告，乞收食粮改于中书科支給，并照彭勉循、顾亨等例出身。该本部议得各役原系会官考选，与夤缘得官者不同，查得郭谌、方天禄、马溱、李明原系铸印局食粮听考儒士，亦各仕进有阶，难拘前例，俱办事三年给与冠带，再三年量授序班。陈让、刘士中虽称听考儒士，即系白衣，俱办事六年冠带，再三年授序班，以后考满升用俱照顾亨等例。（近年径由御用监题缺访保收用）

嘉靖前由御用监管理的仁智、武英殿书办除了皇帝允许的特例外，均在御用监领取薪俸。嘉靖元年（1522），书办郭谌、陈让、方天禄、马溱、李明等人请求改于中书科领取薪俸，并比照弘治间文华殿书办彭勉循、顾亨升迁待遇，得到同意。此后武英殿亦正式设中书房，武英殿中书舍人一职开始出

〈1〉 前揭《万历野获编》卷九，页249。

〈2〉 前揭《明会典》卷二一二，页1059，万历年间刊本。

〈3〉 前揭《吏部职掌》页50。

现。郭湛据道光《济南府志》记载，“工六书，兼善丹青，嘉靖中选充武英殿中书舍人”¹。其人精于书画，尤其以书法闻名于嘉靖朝，现存郭湛的作品中，其《西山漫兴图》（故宫博物院藏）上有其署款，有“嘉靖乙酉夏四月直武英殿中书”字样，乙酉为嘉靖四年（1525），则郭湛以中书舍人入值武英殿至少在嘉靖四年四月以前，此时距嘉靖元年同意仁智、武英殿书办比照文华殿书办待遇仅三年，这也是目前所见武英殿中书舍人出现的最早记录。

从郭湛的经历来看，其人虽亦善画，但他正德间以书艺被选，系“听考儒士”出身，并非宫廷画家。嘉靖时武英殿中书舍人仍以书艺得官者为主，多为嘉靖帝书写青词，大约到嘉靖晚期甚至要晚到隆庆或万历初，武英殿中书舍人才以“专职图绘”的画家为主，而以书法入宫者则固定入值文华殿。

所以，明代后期武英殿中书舍人一职，职能较为明确，已不能视为明代宫廷画家的“寄禄”官职，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作明代后期宫廷画家的专门官职，宫廷画家有了自己的专门官职而不再借用其它部门的官职，这是唐宋以来画院所不曾有的现象。这既是明代画院制度进一步完善标志，也是画院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进步。

明代后期的文华、武英两殿中书职责明确，其功能类似于宋代的书院、画院，对此，万历时于慎行谓²：

宋徽宗时立书、画、算学，当时留心艺文，厚招技巧，故缥緜翰墨，至今珍之，亦一时之盛也。书学，即今文华直殿中书；画学，即今武英待诏诸臣。

明末孙承泽亦言³：

文华有直殿中书，择能书者居之，武英有待诏，择能画者居之，如宋之书画学是也。

两殿中书舍人均无固定员额，分别统属于司礼监和御用监。两殿中书由于系宦官管理，且可纳粟得官，其地位较低，远不及中书科和两房中书舍人。带衔于文华殿在成化前尚显得清要，成化以后文华殿地望渐轻，正德以后文华殿中书舍人一职已是“科目正途无一人肯屑就者”⁴。沈德符提到晚明时由于“鬻爵事兴，文华、武英两殿中书舍人俱许入货直拜，不复考校艺能，人竟以异流目之”⁵。这些靠入货而得官的文华或武英殿中书舍人“俱虚糜公廩，不从事于濡染”，他们和以书艺或画艺得官的中书舍人虽然同处一殿，但也“自分为两途，不相往还”⁶。两殿相较，武英殿中书舍人

〈1〉 《济南府志》卷五二，中国数字方志库收清道光刻本。

〈2〉 （明）于慎行：《谷山笔麈》卷七，页80，中华书局，1984年。

〈3〉 前揭《春明梦余录》卷一一，页149。

〈4〉 前揭《万历野获编》卷九，页247。

〈5〉 同上。

〈6〉 同上。

多系宫廷画家，其实际地位更低于文华殿中书舍人。

大体而言，明代前期以书艺得官之人授中书舍人，而品级较高的宫廷画家多授锦衣卫武职，较低的授工部文思院、营缮所之职，两者区分明显。洪武至正德间凡是官居中书舍人一职的，基本上都可以排除其宫廷画家身份。由于嘉靖以后中书舍人一职也授宫廷画家，因而容易引起混淆，明代一些以书法或者以进士、举人而得授中书舍人职的，因为也兼善绘画，往往被误认为是宫廷画家，需要加以区别。如明初书法家朱芾官中书舍人，兼善绘画，近代以来的很多绘画史著作将其列为宫廷画家，严格来说，他虽擅长绘画，但实际上却是以书法得官，从翰林编修改中书舍人，并非宫廷画家。

另外，明代晚期即使官居武英殿中书舍人一职的也并非全都是宫廷画家，如明代晚期的文震亨。文氏善书画，系天启五年(1625)恩贡，崇祯初，为中书舍人给事武英殿。多种美术史著作都将其列入明代宫廷画家之列，并把他视为吴派文人画在明代画院产生影响的代表。实际上，文震亨是以善琴而被笃好琴艺的思宗任为中书舍人的，并非宫廷画家。此外，因为文华、武英二殿中书均可“纳粟”得之，属于“费入两殿者，则借以衔，实无职掌”⁴¹，这些以费得官的武英殿中书舍人也非宫廷画家。

2、文思院大使、副使。明代在工部下设文思院、营缮所等衙门，“专掌造作诸事”⁴²。文思院设大使一名，正九品，副使二人，从九品。洪熙元年(1425)添设大使、副使共六员，不管院事⁴³。洪熙元年所添设的不管院事的六名大使、副使当为此后众多宫廷画家寄禄其中的开端。正统以后，宫廷画家授文思院大使、副使之职非常普遍，成为较低级别的宫廷画家常见的寄禄官职。特别是成化时期，史载宪宗“践位甫逾月，即命中官传旨，用工人文思院副使，自后相继不绝，一传旨姓名至百十人”⁴⁴。至宪宗成化十九年(1483)二月，根据礼部的奏章，仅任文思院大使一职的工匠官就有“九百余员，俱升至传奉”⁴⁵，这其中相当一部分为宫廷画家。

3、工部营缮所丞。营缮所和文思院相同，亦是隶属于工部下的工程营建机构，洪武二十五年由将作司改名而来，有所正、所副、所丞等职，多以工匠艺精者担任⁴⁶，所正为正七品，所副为正八品，所丞为正九品。所丞为宫廷画家常见之职，亦和文思院副使相类似，属寄禄性质。明代宫廷画家授予营缮所职亦要早至永乐时期，据黄淮记载，永乐十二年(1414)十月二十三日，成祖朱棣召见郭文通，赐其名为“纯”，赐冠带，授营缮所丞职，使其食禄不莅政，供奉御用监⁴⁷。郭纯此前作

41 前揭《春明梦余录》卷二八引《石民外集》页432。

42 前揭《续文献通考》卷九二，页549。

43 前揭《明会典》卷三，页28，正德年间刊本。

44 前揭《明史》卷三〇七，页7882。

45 前揭《明宪宗实录》卷二三七。

46 《明太祖实录》卷二一七。

47 (明)黄淮：《介庵集》卷九《阁门使郭公墓志铭》，页50，《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民国二十七年永嘉黄氏敬乡楼丛书本，集部第27册。

为黄淮推荐的宫廷画家人选入宫，每日在宫中武楼作画，未有具体官职。郭纯也是见于记载的第一个被授予营缮所丞的宫廷画家。此后宫廷画家被大量授以营缮所的官职，陆鉞在为宫廷画家范暹所作哀辞中亦提到永乐时宫廷画家多授以营缮所官职，惟独范暹不得授此职¹。

与反对画家授予锦衣卫武职不同，对于画家等“匠人出身者”授予工部下的文思院和营缮所官职，一般士大夫持认可态度。成化、弘治时期以刚正清廉闻名的名臣王恕即认为²：

匠人出身者止于工部所属文思院、营缮所等衙门官叙用，俱不可授以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堂上官，庶不虚费钱粮，混乱名器。

这与同时期反对宫廷画家授予锦衣卫官职形成鲜明对照，其原因在于文思院、营缮所均为品级极低的杂职衙门，其官职向来给以技术或吏员出身者，一般士大夫清流根本不屑于就此类官职。

4、印钞局大使。印钞局设于户部下，有大使、副使各一员，未入流，后俱革³。天顺中，有宫廷画家寄禄此职，所见有俞友文等。天顺三年七月乙酉，印钞局大使等官俞友文等十人为锦衣卫所镇抚，“俱仍在御用监专理绘事”⁴。

5、鸿胪寺序班、主簿。鸿胪寺掌“朝会、宾客、吉凶、礼仪之事”⁵。序班和主簿均为鸿胪寺下的属官，序班从九品，主簿从八品。嘉靖以前，宫廷画家一般不授此二职，仅见的例外是周文靖⁶，周文靖原带有官职，后以画艺得幸，改鸿胪寺序班，后官至锦衣卫镇抚。而嘉靖以前同在御用监从事抄写文字工作的文士、儒士则多授予这两个官职，这与内阁制敕、诰敕两房以及司礼监所属文华殿从事文字抄写工作的书办相同，说明鸿胪寺序班、主簿并不授给匠人及民间职业画家出身的宫廷画

〈1〉（明）陆鉞：《范启东哀辞》：“先生昔为子弟员，戏笔划花花嫣然。少师（姚广孝）索将送画苑，惜哉妙质亲朱铅。朱铅万斛回高壑，壮士狂歌不成陷。一时丹青坐颓靡，独有先生不营缮。（一时画士俱授营缮所官，独启东不授）明朝皂帽紫绒衣，杖藜还看白云飞。功名过眼如掣电，叹息斯人古亦稀。”（明）钱谦益：《列朝诗集》丙集卷二，《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毛氏汲古阁刻本，第1623册，页222。关于范暹不授营缮所丞的原因并不清楚，宋后楣据陆鉞此诗误以和“朱铅（鉞）”有关，并推测其人为明宗室。见《明代宫廷绘画与浙派》，载《明代浙派绘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页4，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其实“朱铅（鉞）”用于指代画家作画的颜料，陆鉞可惜范暹本为“子弟员”，却以画家为职业。

〈2〉（明）王恕：《王端毅公奏议》卷六，页574，《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27册。

〈3〉前揭《明会典》卷二，页4；卷一〇，页67，万历年间刊本。

〈4〉前揭《明英宗实录》卷三〇五。

〈5〉前揭《续文献通考》卷八六，页454。

〈6〉见（明）何乔远：《闽书》卷一三五，页4021，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关于周文靖是否确曾任鸿胪寺序班一职尚有疑问，很可能是记载有误。另外，嘉靖《赣州府志》卷九、康熙《赣县志》卷一四记载，刘漳宣德时从乐昌县（属广东韶州府）高胜巡检司巡检一职上被征入画院，先后担任鸿胪寺序班、锦衣卫镇抚、副千户等职，但据《明宪宗实录》卷二四四，刘漳（漳）是成化十九年九月由广东韶州府的巡检直接晋升为锦衣卫所镇抚，并未担任过鸿胪寺序班，（明）王恕：《王端毅公奏议》卷五与《明宪宗实录》记载相同，说明地方志记载有误。

家。周文靖授此职或与其身份和其他御用监画士不同有关。周文靖原为阴阳学训术，为地方上未入流之杂职小官，并非工匠出身，这可能是他没有授以宫廷画家常见的营缮所和文思院官职，而是和其他供奉于御用监的儒士一样授以鸿胪寺序班一职的原因。

嘉靖以后，官居武英殿中书舍人的宫廷画家多由此二职升迁而来，鸿胪寺序班成为明代后期宫廷画家的常见官职。万历时，宫廷画家管稚圭任职中书舍人前即官居鸿胪寺序班，这与书艺供奉文华殿的中书舍人相一致，说明明代晚期宫廷画家越来越多地出身于非匠籍家庭，这也与文人画的兴起对宫廷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以及掌握文人画风格的画家多非职业画匠出身有关。他们以儒士、白衣文士的身份进入画院，为仁智或武英殿书办，满一定年限后升为序班，九年考满升二级至鸿胪寺主簿，再九年复升二级至中书舍人。不过以明代官员的升迁实例来看，儒士出身的在升迁时往往可跳过鸿胪寺主簿，由序班直接升至中书舍人，这在嘉靖以后比较多见。具有监生身份的宫廷画家甚至可跳过鸿胪寺序班和主簿，而直接授予武英殿中书舍人。

6、“画士官”。“画士官”一称见于北京法海寺楞严经幢，楞严经幢碑文列举了画士官宛福清、王恕以及画士张平、王义等人，他们都是当时参与法海寺修建工程的宫廷画家，参与了法海寺壁画的绘制工作。“画士官”排名在“画士”之前。那么画士官是否也是宫廷画家官职呢？考其身份，既带“官”字，其身份当和普通画士有区别，但是应该也不是具有文思院副使、大使、营缮所丞等官职的画家，当然更不是具有锦衣卫官职的画家。如果画家带有这些官职，他们可以直接署上官衔。因此，“画士官”最有可能指的是那些已赐“冠带”但未授职之人，即已具有官员身份但尚未授予具体官职的宫廷画家。宫廷画家在正式授予官职前多先赐予“冠带”，冠带即官服，表明具备了官员身份，再升迁则授予其他低级官职。这同样也是供奉御用监的其他儒士、书办常见的升迁方式。如成化十八年(1482)九月癸亥太监覃昌传奉圣旨，“画士张俨等与冠带”¹¹。张俨给冠带，但并没有授予具体官职，也不具有品级，这种仅具有冠带身份而无品级、无具体官职的官又被称作“冠带官”，工匠具有冠带又称“冠带匠官”，这一类宫廷画家当即所谓“画士官”。法海寺正统八年(1443)所立《法海禅寺记》碑的背面所刻“助缘”官员人等名单中，宫廷画家张靖的名字位于画士官王恕之前，张靖此时亦无官职，他直到景泰七年(1456)才被正式授予官职，说明张靖和王恕一样此时是无具体官职的画士官¹²。

四 例外情况及其他非宫廷画家寄禄官职

锦衣等卫武职、中书舍人、鸿胪寺序班、文思院及营缮所官职为明代宫廷画家的常见官职。除上述官职外，钦天监漏刻博士、阴阳学训术、顺天府通判三职分别见于马轼、周文靖、沈政三人，均属特例，与画院关系不大，并非普通宫廷画家的寄禄官职。另外，个别画家(并非都是宫廷画家)曾经担

〈1〉 前揭《明宪宗实录》卷二二二。

〈2〉 参见前揭《明代画院研究》第五章“张靖”条。

任过的文渊阁待诏、阁门使、武英殿待诏、西华待诏四职存在于明代早期，后均革，后三者应属馆阁职，四者皆“清华之选”，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这四个官职也不是宫廷画家的官职。需要强调的是，明代翰林院与唐宋不同，亦无百工技艺供奉之人，明代翰林待诏一职也非宫廷画家官职。

1、钦天监漏刻博士。漏刻博士为钦天监属官，从九品，职为“定时、更时、报更、警晨昏”¹，明代画家马轼官职为钦天监漏刻博士。马轼，字敬瞻，嘉定人，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谓其曾直仁智殿，为宫廷画家，但马轼被授以钦天监漏刻博士并非以画艺。马轼精于占验，为钦天监天文生，正统十四年(1449)随都督董兴征粤平叛，因有谋划占验见用之功，回京后“补漏刻博士”²。其事迹见于正德《姑苏志》、万历《嘉定志》等书，除何良俊外，明代各书只记载马轼当时与戴进、李在齐名，并未记其曾入画院，所以何良俊称其为宫廷画家当有误，此职并非明代宫廷画家官职。

2、阴阳学训术。明代在地方设阴阳学官，府设阴阳学正术一人、州设阴阳学典术一人、县设阴阳学训术一人。阴阳学正术为从九品，阴阳学典术和阴阳学训术均为未入流之官职。据何乔远《闽书》记载，周文靖“以阴阳训术征直仁智殿，御试枯木寒鸦第一，历官鸿胪序班。子鼎亦善画，征袭锦衣卫镇抚”³。说明他在任阴阳学训术以后方以善画被征入画院，入画院后历官鸿胪寺序班、锦衣卫镇抚等职，其子周鼎后袭其锦衣卫镇抚之职。周文靖从阴阳学训术升至鸿胪寺序班是比照了在御用监办事的儒士的升迁待遇，而阴阳学训术作为地方官职并非宫廷画家的寄禄官职。

3、顺天府通判。顺天府即北京，顺天府通判为正六品，作为宫廷画家寄禄官职仅见一例，即成化时期的宫廷画家沈政。沈政授此职亦具有特殊性，他和周文靖一样，入画院前就带有官职，原为岳州通判，后以善画被征，遂迁顺天府通判，入值仁智殿，后又迁太常寺少卿带俸⁴。沈政本人当为士大夫出身，以画艺得幸，并非职业画家，入宫前即已任地方官。明代宫廷画家任此职的仅有沈政一人，亦属特例。

4、应奉翰林文字。《画史会要》记载明初唐肃：“太祖召供奉翰林文字书画，尝写《石图》，自作赋以题之。”⁵因唐肃职务中有“书画”字样，亦常被误认为宫廷画家，陈师曾《中国绘画史》、穆益勤《明代院体浙派史料》皆列其为宫廷画家。按，唐肃字处敬，号丹崖居士，山阴人，有《丹崖集》存世。查《丹崖集》所附《唐应奉行状》、《翰林应奉唐君墓志铭》，唐肃卒于洪武七年十二月四日，享年四十四岁，他“以近臣荐，召修礼乐书，上命应奉翰林文字，日在上前被顾问，草制诰，悉称旨”⁶，并无入画院之经历，其非宫廷画家无疑，其官职为应奉翰林文字、承事郎、同知制诰兼国史

〈1〉 前揭《续文献通考》卷九二，页542。

〈2〉 前揭万历《嘉定县志》卷一三，页74，《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209册，万历年间刊本。

〈3〉 前揭《闽书》卷一三五，页4021。

〈4〉 分别见前揭《明史》卷一九五，页7883；前揭《明宪宗实录》卷二二三。

〈5〉 (明)朱某璠：《画史会要》卷四，页556，《中国书画全书》本，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

〈6〉 (明)唐肃：《丹崖集》附录，《唐应奉行状》，《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明末祁氏澹生堂抄本，第1326册，页208。

院编修官。《画史会要》所谓的“供奉翰林文字书画”实为“应奉翰林文字”之误。此错误源于《画史会要》在摘录《皇明书画史》关于唐肃的记载时产生错误。《皇明书画史》载：“唐肃，字处敬，山阴人。洪武中供奉翰林文字，书画皆能，尝自作《梅石图》，赋诗题之。”¹在“供奉翰林文字”与“书画”间当断开，另外“梅石图”亦被误作“石图”。应奉翰林文字一职始于金代，金代设于翰林学士院下，从七品，元代设于翰林国史院下，品级相同。明初沿袭，为翰林院官职，正七品，简称翰林应奉，洪武十四年五月革²，主要职责为备皇帝顾问，“专制诰、史册、文翰等事”³，十分清要，与画院无关。

5、翰林待诏。翰林待诏从九品，为明代翰林院属官。与唐宋时翰林院具有各类技艺供奉人员、工技群官皆称“翰林”不同，明代翰林院排除了技艺供奉人员，其地位清要，远非前代可比。画史记载永乐时滕用亨为“翰林待诏”，滕用亨被穆益勤《明代院体浙派史料》作为宫廷画家收入，又由于唐宋时宫廷画家多系翰林待诏，所以明代“翰林待诏”一职亦常被误认为是明代宫廷画家的官职。按，滕用亨初名权，苏州人，明人张昶《吴中人物志》记载他“永乐三年以善书荐，时年七十矣。上召见面试篆书，作‘麟凤龟龙’四大字以献，称旨。后再献《贞符三诗》，特授翰林待诏”⁴。滕用亨善书法，精鉴赏，以善书被召，并非宫廷画家，明代翰林待诏一职并不授给宫廷画家。

6、文渊阁待诏。文渊阁待诏为翰林院下官职，建文中增设，永乐初即革⁵，具体品级不详，但可以推测当与武英殿待诏、翰林待诏相同，为从九品。画家陈远建文中曾任文渊阁待诏一职，并在此职上致仕。文渊阁待诏与翰林待诏、翰林应奉相似，均系翰林院职，为“清华之选”，建文中曾以董伦荐，召解缙为文渊阁待诏⁶。解缙为洪武中进士，授中书庶吉士，其因董伦荐而回翰林院任职，此职品级虽低，但属清要之职。除陈远外，明代亦未见有宫廷画家在翰林院任职的情况，陈远本人是否确系宫廷画家亦有疑问，此职在明初应不属于宫廷画家的官职。

7、阁门使。阁门使洪武二十三年十月乙酉始置，以刘基次子刘璟为阁门使⁷，依宋制，秩正六品⁸。洪武二十四年九月庚子罢此职⁹。至于授刘璟此职的原因，朱元璋乃言：“朕欲汝日夕左右，

〈1〉 《古今图书集成》卷七八三引《皇明书画史》。

〈2〉 (明)黄佐：《翰林记》卷一，《丛书集成新编》第30册，页393，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

〈3〉 前揭《明会典》卷二二一，页1096，万历年间刊本。

〈4〉 (明)张昶：《吴中人物志》卷一三，《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明隆庆刻本，第541册，页346。

〈5〉 前揭《续文献通考》卷八六，页454。

〈6〉 (明)屠叔方：《建文朝野汇编》卷四，《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明万历刻本，史部51册，页81。

〈7〉 (明)黄光升：《昭代典则》卷一〇，《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明万历刻本，第361册，页275。

〈8〉 (明)朱国祯：《皇明大政纪》卷四，《续修四库全书》353册，页439。

〈9〉 前揭《昭代典则》卷一一，页278。

惟阁门使如仪礼司，立百官、上宣达为职，处尔无逾此官者。”⁴³又，《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十四年七月庚寅载：“命刑部左侍郎李似初、都察院左佾都御史张构与阁门使、观察使同侍班，以备顾问，百司奏事有阙遗者随事规正。”则此职近在天子左右，实为清要之职。此职永乐时复置，成祖“定华盖、武英、文华三殿及文渊阁、东阁学士一人，正五品，班翰林院学士之上。各置阁门使，正六品”⁴²。其职位列各殿阁学士之次，各殿阁均在紫禁城内，当系近侍之职。画家郭纯永乐时为营缮所丞⁴³，仁宗即位后以郭纯为东宫旧臣，先任其为“西华待诏”，再“优以清要”，升为阁门使⁴⁴。宣德后此职又革，除郭纯外，未见其他画家任此职。郭纯永乐十二年任营缮所丞，为寄禄性质，供奉御用监，当时其身份无疑是宫廷画家。但他只在御用监供奉十年⁴⁵，即到永乐末为止，仁宗皇帝即位后转任阁门使，系出于仁宗的优待，给其“清要”之职。此时他既已不在御用监供奉，其身份已发生变化，不再是专职的宫廷画家，所以阁门使并非宫廷画家的寄禄官职。

8. 武英殿待诏。武英殿待诏一职不见于《明会典》，但明初确有此职，洪熙元年(1425)二月置。《明仁宗实录》洪熙元年二月乙巳载：“置武英殿、右顺门待诏，阶俱从九品。”又，成化初年莫旦作《大明一统赋》，其注称武英殿待诏为从九品⁴⁶。被授予武英殿待诏一职的宫廷画家所见仅有边景昭一人。《明宣宗实录》宣德元年(1426)十二月记载，武英殿待诏边文进因举荐受贿而被罢为民，此时边景昭年已七十⁴⁷，则边景昭在洪熙和宣德初任此职。另外，现存边景昭《春禽花木图》(上海博物馆藏)的署款亦为“武英殿待诏陇西边景昭写”。武英殿待诏正统以后当被革，除边文进外亦未见再有人任此职。此职和各殿阁大学士、阁门使等都属于明代殿阁官，明初设置殿阁官的目的是“以宠侍从、儒臣之贤者”⁴⁸，系清要之职，只有亲近侍臣得以兼此类官职。

从边景昭存世作品署款来看，他曾官居锦衣卫指挥，锦衣指挥中最低的指挥僉事也有正四品，边景昭入宫在永乐初年，至宣德元年被革职为民时年已七十多岁，其官居锦衣卫指挥僉事当在永乐末或洪熙时期，这与韩秀实、徐英升至锦衣卫指挥僉事的时间大体相当或稍早。武英殿待诏当为边景昭的兼官，此类殿阁官多设于明初，品级较低，即使各殿阁大学士亦仅正五品，虽然级别不高，但地位亲近，常在天子左右。正统以后，由于内阁辅臣均加殿阁大学士衔，此后大学士方显得尊

〈1〉 (明)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五六，《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明天启刻本，第534册，页558。

〈2〉 前揭《续文献通考》卷九〇，页514。

〈3〉 前揭《东里文集》卷一《朴斋记》，页9。

〈4〉 前揭《介庵集》卷九《阁门使郭公墓志铭》，页50。

〈5〉 当为永乐十二年(1414)至二十二年(1424)，见(明)黄淮：《介庵集》卷九《阁门使郭公墓志铭》。

〈6〉 (明)莫旦：《大明一统赋》卷中，《四库禁毁书丛刊》影印明嘉靖刻本，史部21册，页27。

〈7〉 前揭《明宣宗实录》卷二三。

〈8〉 (明)宋端仪：《立斋贤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明抄本，子部239册，页588。

贵，此前虽属亲近之职，但论地位尚不及六部尚书、侍郎等官。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要将武英殿待诏一职与待诏于武英殿严格区分，前者系指具体的官职，存在于明代前期的洪熙、宣德时期，而后者指入值或供奉于武英殿，有时亦称“武英殿待诏”或“待诏武英殿”，但并非指具体官职。相类似的还有“待诏仁智殿”、“待诏内廷”等，均非具体官职，而指入值仁智殿或内廷宫殿。

9、西华待诏。西华待诏不见于《明会典》、《续文献通考》等书记载，黄淮谓仁宗即位时，以郭纯为旧臣，先任其为“西华待诏”，后再迁阁门使。“西华待诏”疑其为“西华门待诏”之简称，西华门为紫禁城之西门，洪熙时设武英殿待诏、左顺门待诏，均为从九品。此前又有承天门待诏，亦从九品，西华门待诏或为诸门待诏之一，当为从九品。也有可能“西华待诏”即为“武英殿待诏”，因武英殿在西，靠近西华门，“西华待诏”或为武英殿待诏之代称。或者可能因文华殿在东，武英殿在西，两者正好相对，若以文华殿为“东华”，则或可称武英殿为“西华”。此职当亦属殿阁官，与武英殿待诏、阁门使性质相近。

五 结 语

明代宫廷画家的主要官职及升迁方式在嘉靖以后出现了变化。嘉靖以前，宫廷画家授官集中于锦衣卫、营缮所及文思院官职，主要由后者的低级文官职衔向锦衣卫的高级武官职衔升迁。嘉靖以后，宫廷画家开始走从仁智、武英殿书办到鸿胪寺序班再到中书舍人的升迁途径，画家官职集中到鸿胪寺序班、武英殿中书舍人二职上。发生这种转变的具体原因，一是嘉靖以后对授予宫廷画家等匠官锦衣卫官职控制趋于严格。成化以来，作为限制传奉官的措施之一，廷臣中以马文升为代表的要求停止对宫廷画家授予锦衣卫官职的呼声一直未停，这种主张在嘉靖朝逐渐得到贯彻。嘉靖帝即位之初裁革了正德以来通过传奉所新授予的锦衣卫官职，此后除皇亲以及少量宦官子弟外，对其它人员授予锦衣卫官职控制较严，嘉靖中叶后官居锦衣卫的宫廷画家已经非常罕见。

二是与嘉靖以后宫廷的(主要是皇帝本人)绘画欣赏趣味转变所导致的宫廷画家出身的变化有关。画家出身的变化导致对其所授官职的变化，而宫廷绘画趣味的转变则又与文人画的兴起密不可分。嘉靖后期开始，随着文人画影响的增大，宫廷的绘画欣赏趣味亦逐渐转向文人画，掌握文人画绘画技巧并得以进入画院的画家已经不再以工匠出身的画家为主，而以具有一定文化知识水平的儒士、白衣文士为主，这使得宫廷画家的身份结构发生了变化，进而导致宫廷画家的选拔方式、升迁及授官亦产生了变化。

嘉靖以前宫廷画家以军匠(或虽为军官家庭，但父、祖辈为军匠出身)或民匠出身的匠籍画家为主，他们主要在管理军匠的锦衣卫领取薪俸，作为“匠官”升迁到文思院、营缮所、锦衣卫等职。同一时期，同在御用监供奉从事文字抄写工作的儒士、白衣文士在御用监或中书科领取薪俸，服务一定

年限后给其冠带，由传奉升鸿胪寺序班，再升中书舍人等职。嘉靖以后文人画家陆续进入内廷供奉，其身份与匠籍出身的画家不同，多系平民或者儒生出身，进入内廷后比照儒士和白衣文士待遇，成为仁智殿、武英殿书办，在中书科领取薪俸，由御用监管理，这些人逐渐构成了嘉靖以后宫廷画家的主体。由于其身份与匠籍画家不同，所以升迁方式亦不同于匠籍画家，而是比照儒士、白衣文士待遇，由普通书办到序班再至中书舍人。虽然明代后期的武英殿中书舍人在四类中书舍人中地位最低，但这些宫廷画家的身份无疑是属于士大夫阶层，而不再是匠官。

总体来看，明代宫廷画家的官职既体现了对前代制度一定程度上的借鉴，又有其独特之处。与宋代相比，在画家的官职上，宋明两代画院均无专门的画院官职。宋代画院所谓待诏、艺学、祇候等并非官职，只是相应的技术等级。宋明两代，宫廷画家所授官职均借用其他机构的官职，相比而言，明代宫廷画家所授官职更加明确、集中，明代嘉靖以前宫廷画家主要是授锦衣卫和文思院、营缮所职，嘉靖以后主要是鸿胪寺序班和中书舍人，到了明代晚期，武英殿中书舍人基本上成为宫廷画家的固定官职。另外，无论宋代或明代，都授予宫廷画家武官职衔。在北宋后期官制改革以后，宋代宫廷画家多授以低级武散阶，而明代前期的宫廷画家亦多寄禄于锦衣卫等武职中，同样体现了两者一定的继承关系。

在画家官职的品级上，宋初接收自西蜀的宫廷画家黄筌、黄居寀等人的官职稍高，其文阶官和文散官一度达到从五品、正六品。但至真宗朝以后，宫廷画家的地位便迅速下降，其间虽有起伏，但总体而言画家的官职品级比较低，其升迁受到的限制较多。北宋宫廷画家等技术官，真宗天禧元年(1017)曾规定不得磨勘，天禧四年(1020)有所放松，规定可以转至正五品下的官职，乾兴元年(1022)又规定遇特恩可以至正五品上的国子博士，但仅仅数月又规定不准磨勘，加阶、勋，转官^{〔1〕}。已知的宋代宫廷画家，其官职基本上都集中在八、九品之间。相比之下，明代嘉靖中叶以前，宫廷画家除了文思院副使、大使、营缮所丞是九品的低级官职外，常见的锦衣卫官职最低也有从六品，官居二品、三品的宫廷画家比比皆是，这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嘉靖以后，画家授以锦衣卫官职受到限制，宫廷画家的官职品级总体上大幅降低，这与嘉靖以后诸帝对画院的重视程度降低有关，但官居中书舍人的宫廷画家仍然有从七品，超过了绝大多数宋代宫廷画家，且根据相关规定，理论上官居中书舍人的宫廷画家仍能进一步加衔至正五品的卿寺之职。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中国古代书画研究中心，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

(责任编辑：谭浩源)

〔1〕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卷三六之一一一、一一二，中华书局，1957年。有关宋代画家官职情况，参见蔡罕：《北宋翰林图画院及院画研究》页24，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